

一勺寡淡奶粉， 牵出涉案2200万元黑产业链 数据“画”出犯罪图谱，多人获刑

本报记者 蓝莹 温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叶戈 通讯员 钟园园 曹璇

“这奶粉，味道不对。”

平阳，一名消费者打开刚买的进口奶粉，舀起一勺用温水冲开。奶香本该弥漫，但他凑近杯口，眉头皱起——那股味道，寡淡得像面粉兑了水。

他拿起奶粉罐，对着灯光细看。包装样式的细微偏差、印刷字体边缘的模糊，让这个普通消费者的直觉，在那一刻拉响了警报。

第二天，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。他并不知道，这一勺寡淡的奶粉，即将揭开一张横跨多省、涉案2200余万元的黑色产业网络。近日，该起案件告破。



暗流涌动

时间倒回2021年9月。

广东惠东，一处偏僻的仓库。搅拌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周边的寂静。

“听说做这个来钱快。”庄某甲对父亲庄某乙说。他租下一间不起眼的仓库，购置了搅拌机、封装机等设备。

当搅拌机发出第一声轰鸣，搅动的不只是廉价的植脂末和劣质乳清粉，还有一个悄然扭曲的“致富梦”。成本十余元的原料，经过简单混合，灌入仿制的罐体，贴上伪造的商标和防伪标——转眼间，“高端进口奶粉”诞生，将通过网店流向全国各地。

这个团伙分工明确：有人采购正品样品仿制包装，有人联系印制假商标，有人运营多家网店承揽订单，还有人利用亲友账户拆分资金，试图编织一张无法追踪的暗网。

为求真，他们甚至会在假货中掺入少量正品。“掺一点，口感能骗过大多数人。”庄某甲到案后供述。

但谎言终究经不起检验。

黑幕揭开

“奶粉没有奶味”——不久后，消费者的投诉开始涌来。

有人拍了照片发到店评评论区：奶粉没有奶香，和之前买的不一样。有人直接打电话质问：你们卖的是真货吗？

团伙成员早有准备。他们伪造报关单、质检报告，用“批次差异”“奶源不同”搪塞质疑。更狡猾的是，他们内部立下“规矩”：政府部门、学校、医院、律师事务所等“敏感单位”的地址一律不发货——他们怕遇上懂行的人。

一旦遇到投诉，他们便急忙退款退货，利诱对方删除差评、撤回投诉，试图将风险消弭于无形。

2023年3月，平阳县消费者的举报，成了捅破这层伪装的关键一击。经专业机构检测，其购买的奶粉蛋白质含量远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。

2024年1月，公安机关收网。广东惠东的制假仓库内，相关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。现场查获假冒成品奶粉1500余罐、假冒商标标识1.3万余件、空白包装袋2800多个、涉案手机20余部。

利剑出鞘

窝点端了，人抓了，但真正的硬仗刚刚打响。

涉案人员众多，资金流向隐蔽，120万条聊天记录杂乱无章。多名被告人到案后或沉默对抗，或互相推诿。犯罪数额如何认定？核心证据如何固定？案件一度陷入僵局。

“必须同时击破‘产品伪劣’与‘商标假冒’两个要害，厘清产品质量问题和商标侵权事实，才能准确定性，不枉不纵。”平阳县检察院检察官在提前介入、引导侦查时，指明了方向。

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对15种涉案假冒标签与正品进行显微镜式的细致比对，逐一固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客观证据；同时，紧扣涉案奶粉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达标的事实，结合大量消费者反映“无奶味”的客观反馈，精准锁定各被告人主观上“明知”是伪劣产品仍予销售的直接故意，其行为亦完全符合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。

面对法条竞合，检察机关以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对12名被告人提起公诉，确保罚当其罪。

为破解“原料来源不清、生产流程不明”的取证难题，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逆向溯源——从终端销售数据回溯至原料采购，梳理出“采购原料—生产加工—线上销售”的完整犯罪链条。

平阳县检察院与温州市检察院上下联动，运用AI模型对600多万条聊天记录、100多万条转账信息进行穿透式审查。数据开始“说话”：人员关系被关联，资金流向被绘制，物流信息被匹配——一张完整的犯罪图谱浮出水面。

这次数据攻坚，不仅将最初认定的600余万元犯罪数额精准核定为2200万元，更意外牵出多名尚未到案的共同犯罪人员线索。截至目前，该案线索仍在深挖。

长效守护

案件办到这里，并未画上句号。检察官们思考得更远：如何让违法者真正“痛到不敢再犯”？如何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？

“这些伪劣奶粉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，长期食用易导致营养不良、引发过敏等健康问题，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”检察官说。

2024年9月，平阳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诉请庄某甲、庄某乙等人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金。

今年1月，法院依法审结这起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，被告人庄某甲、庄某乙等12人被判处十五年不等有期徒刑，并处1000万元至10万元不等罚金，同时承担6600万元三倍惩罚性赔偿。

“您看，真品的生产日期是激光喷码，摸上去有凹凸感；如果印刷模糊、边缘晕染，就要留个心眼了。”近日，平阳县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当地商业广场，走访奶粉销售商户，向过往群众传授辨别假真的“妙招”，通过“面对面”普法、“手把手”教学，将办案中积累的识假经验转化为群众消费前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

通讯员 石思佳

“公司内部近期出现多起珠宝饰品失窃情况，怀疑是内部人员长期作案……”前不久，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接到辖区一珠宝企业负责人周老板报警，称店内珍珠饰品近半年来持续丢失，一些价值较高的巴洛克、澳白以及大溪地裸珠均有不同程度缺失。

接报后，民警戚杨坤迅速赶赴现场展开调查，通过与企业内部相关人员详细沟通，逐步还原了珠宝的日常管理流程。

经了解，该公司普通珠宝存放在仓库内，参与网络直播的主播可根据直播需求在仓库内选取珠宝卖货，直播结束后再归还，由仓管员姚某负责出入库登记。而价值较高的巴洛克、澳白及大溪地等裸珠则单独存放在周老板办公室的保险柜内，主播根据需要少量取出，工作结束后归还。

随着调查深入，戚杨坤发现两处明显问题：一是仓库出入库登记管理较为松散，姚某登记工作敷衍了事，每日记录与实际出入相差较大；二是主播用完裸珠后，往往未能及时归还保险箱，甚至存在将裸珠交由姚某代为归还的情况，给珠宝管理留下隐患。

综合上述疑点，戚杨坤进一步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，发现姚某有重大作案嫌疑。调查显示，姚某在短短半年内还清了此前十万元欠款，且个人账户中出现多笔来源不明的大额交易，与正常收入明显不符。

面对重重疑点，戚杨坤依法将姚某传唤至派出所。审讯初期，姚某试图否认，但在警方细致讯问和确凿证据面前，最终心理防线被突破，如实供述了长期盗窃公司珠宝的犯罪事实。

据姚某交代，自2025年8月起，因工资收入下降且背负债务，她便动起了盗窃念头。起初，她利用职务之便，在仓库隐蔽处偷偷拆卸珠宝上的18K金、14K金配件，每日少量揣在身上带下班，积攒后前往珠宝回收店以当日金价出售。对于价值较高的裸珠，因日常接触机会有限，她便主动帮助主播归还，趁机从中截留。

通过“蚂蚁搬家”式的手段，姚某在半年时间内共计盗窃珠宝约500件，累计涉案金额约200万元。

目前，姚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拆掉金饰配件， 私下截留裸珠 仓管员半年『搬走』 公司五百件珠宝

